

## 突出政治 进一步发挥妇女的伟大力量

着工作，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向党内进行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矿建设计教育有形势教育，大家深奥的思想革命，大树一切工作都是为党的思想。大庆油田为了要实现工人阶级专政，大力提倡参加阶级斗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培养地主的工人阶级思想，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大庆油田工人阶级全部扫除了轻视劳动、依赖、自卑等思想，精神面貌一新，从禁锢的家庭小天地里解放出来，热爱集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成为一支革命化的劳动大军。

大庆工人阶级支部突出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教育广大群众要重视参加生产劳动；教育妇女干部是在广大妇女中广泛开展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时时事事处处突出政治，及时抓住工人生活思想问题，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为革命而劳动的思想。大寨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划清了阶级界限，克服了轻视自己、不重视劳动等思想，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思想，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为党一支吃苦耐劳、懂得农业技术的劳动大军。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高尚精神，努力生产，勤俭持家，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事实充分表明，那里的党组织重视妇女工作，加强妇女工作的政治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抓妇女思想革命，重视的工作，生产就能获得好的成绩，妇女的革命力量、劳动力量也就得到充分发展。随着妇女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就能够培养出大批妇女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女党员，大提提拔妇女干部，充实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

我们的各级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妇女工作，改变领导。要教育干部继续清醒地认识妇女的思想，教育妇女改变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思想，在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贯彻妇男一齐动手的方针，领导大妇女到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去锻炼，去提高。在斗争和生产中，要充分发动各级组织的工作，特别要重视发挥基层妇女会的工作，教育和帮助她们深入妇女群众，密切联系基层妇女代表，把思想教育工作提到生产第一线，做到一切工作中，做到妇女的心里，并为妇女解决各种切身问题。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发动广大妇女，调动她们的积极性，使她们在革命和建设

和無理限制后

# 撤离加纳回京

欢迎并慰问

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无理要求全部中国专家撤出加纳，同时无理限制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人数之后，撤离加纳的。

回国人员今天到达北京的时候，对外经贸委主任方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建筑工程部副部长陈维德，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德康，我国前驻加纳大使黄华，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汪道涵、杜干金、贾克和机关工作人员数百人，前往机场迎接，向回国人员表示亲切慰问。欢迎的人们向全体回国人员献了花。

我国专家和大使馆部分工作人员乘飞机回到上海时，曾受到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欢迎和慰问。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毛泽东

# 帝国主义扑灭不了非洲革命

几内亚青年组织说加纳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一定胜利  
苏丹公众舆论说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人民反帝圣战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强调帝国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几内亚非洲民主革命青年组织全国委员会六日在打加纳全国青年的电报中，谴责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加纳发动政变。电报指出，西方国家的这个行动是企图扑灭非洲的革命。这个电报是在加纳独立九周年时发出的。

电报对决心要粉碎听命于英帝国主义的叛乱的全加纳青年和人民，表示敬意。电报表示深信，加纳青年和人民会表现出高度政治觉悟，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直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平和非洲独立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电报保证无条件地支持加纳青年和人民。它说，几内亚非洲民主革命青年组织同几内亚人民一道，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创造力量贡献给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而进行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的真正解放事业。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科纳克里六日电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通过了一项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加纳发动政变，并号召非洲各国人民支持恩克鲁玛和加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

《舆论报》六日发表评论，赞扬杜尔支持恩克鲁玛。它说，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新华社开罗六日电 苏丹人民民主主席阿卜杜拉·拉赫曼三日就加纳政变发表谈话说，帝国主义想利用加纳作为基地，进攻正在为巩固自己独立而斗争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他指出，加纳政变激起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圣战。他宣布，苏丹人民在加纳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中，将支持他们。

苏丹《天报》六日发表评论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支持恩克鲁玛是真正的非洲团结的一种表现。它赞扬恩克鲁玛要求从非洲消灭帝国主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恩克鲁玛总统和杜尔总统到达马里受到凯塔总统热烈欢迎

也门总理阿卜杜拉·萨拉姆支持恩克鲁玛总统

也门总理阿卜杜拉·萨拉姆支持恩克鲁玛总统



三月七日，撤离加纳的中国专家和同中国驻加纳大使馆部分工作人员抵京，和欢迎者在机场合影。

## 警惕美英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又一反革命阴谋

阿拉伯各国谴责英美策划建立“伊斯兰条约”集团镇压民族民主运动

沙特阿拉伯伊朗两国国王公然发起召开伊斯兰首脑会议为英美效劳

新华社开罗七日电 本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所谓“伊斯兰条约”的鬼鬼祟祟的活动。但是，它刚一露头，真面目就被揭穿。阿拉伯各国人民群起愤怒声讨。

阿拉伯舆论很快指出，这个“条约”是美英帝国主义策划的，它的目的是镇压这一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分裂阿拉伯国家的队伍。

美英帝国主义策划这个“条约”的消息，早在去年十二月在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出访伊朗之前就开始透露出来了。西方报纸早在去年十二月就报道，华盛顿已经指使费萨尔国王和伊朗国王执行建立“伊斯兰条约”的任务。

在费萨尔访问伊朗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国国王一致同意要发起召开伊斯兰首脑会议，提供“讨论伊斯兰国家所关心的问题的机会和提供使它们达到团结和保卫它们利益的起点”。后来费萨尔在二月在安曼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说，召开伊斯兰首脑会议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说，原则上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于产

它的目的是同解放运动作对，阴谋反对阿拉伯人民，把他们拉进西方势力范围。阿拉伯人民将打倒“伊斯兰条约”，就像他们以前打倒巴格达条约一样。

叙利亚总理扎因三月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叙利亚谴责包括“伊斯兰条约”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条约。叙利亚同阿拉伯人民一道，将支持他们打倒巴格达条约。

也门总统萨拉姆三月三日说，所有的阿拉伯人民反对“伊斯兰条约”。他强调必须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策划中的“伊斯兰条约”进行斗争。

伊拉克总统阿里夫最近说，我们不接受“伊斯兰条约”，我们也不接受任何帝国主义条约。伊拉克人民将支持他们打倒巴格达条约。

科威特外交大臣表示，科威特不赞成参加这个条约。科威特人民将支持他们打倒巴格达条约。

义效劳，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损害巴勒斯坦的事业。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指出，阿拉伯人民不会受任何种口号的欺骗，不让帝国主义或反动派派遣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国民议会阿拉伯事务委员会在决议通过之前作了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指出，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世界早就遭受帝国主义之害，帝国主义任意分割阿拉伯世界，发表贝鲁宣言，把阿拉伯的一部分分割出去。

报告说，阿拉伯民族在拒绝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仍然坚决地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世界早就遭受帝国主义之害，帝国主义任意分割阿拉伯世界，发表贝鲁宣言，把阿拉伯的一部分分割出去。

阿拉伯总理希姆在议会辩论后表示，阿拉伯政府同议会的意见一致。他说，阿拉伯人民能够修改条约或任何其他帝国主义阴谋。

他指出，政变当局“没有国有化的计划”，并“将努力来

头与一些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在阿拉伯人民中，反革命势力正在利用帝国主义或反动派派遣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国民议会阿拉伯事务委员会在决议通过之前作了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指出，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世界早就遭受帝国主义之害，帝国主义任意分割阿拉伯世界，发表贝鲁宣言，把阿拉伯的一部分分割出去。

阿拉伯总理希姆在议会辩论后表示，阿拉伯政府同议会的意见一致。他说，阿拉伯人民能够修改条约或任何其他帝国主义阴谋。

他指出，政变当局“没有国有化的计划”，并“将努力来



三月五日，帮助加纳建设的中国建筑师组长周晓文抵上海时，由医务工作者按下飞机。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新华社记者 卢 鸣





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下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针。十多年来，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的戏剧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并不是没有阻碍的。戏剧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级别斗争的重要工具，每当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时刻，就总有一些人站出来，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用这种理论或那种理论，企图阻止戏剧向正确的方向推陈出新，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向“拒新除旧”。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之间，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之间，戏剧战线上出现的两次反复，正是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一直是文艺、戏剧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汉阳同志是戏剧界的老领导之一，对党的文艺路线在戏剧工作中的贯彻执行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他不但没有担起这个责任，相反，他恰恰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戏剧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一九六一年编辑的历史剧《谢瑶环》就是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已经与同志与文章对它进行批判。《谢瑶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十多年来，汉阳同志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讲话，来宣传他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戏剧主张，《谢瑶环》正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使社会主义戏剧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汉阳同志的戏剧主张进行分析和批判。应当指出，汉阳同志的许多文章是在《戏剧报》发表的，本刊曾经传播他的错误思想。因此，对汉阳同志错误思想的严肃批判，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批评和教育。

汉阳同志的戏剧主张的主要错误表现在哪些问题上呢？

## （一）汉阳同志对戏剧遗产主张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全盘继承；竭力鼓吹和提倡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传统剧历史观

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传统剧历史观，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明确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过程；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论》）这个对待文化遗产不能一分为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应当应用到一切文化遗产的清理工作上，对戏剧遗产也不例外。这个原则在戏剧界却经常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

解放初期，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和主观力量，党领导戏剧工作者一方面在话剧、地方戏特别是民间小戏中积极发现现代戏，另一方面，对流行较广的传统剧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到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广大工农群众为此而欢欣鼓舞，反映在舞台上，表现新的时代的革命现代戏分活跃起来。但是，这种伟大的革命形势却成为对戏剧界保守势力的一种助力。他们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相呼应，在戏剧界掀起一阵歪风，攻击和贬低革命现代戏，力图保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舞台上的统治地位。他们极力美化旧时代的传统剧，有的说，中国戏曲都是人民创造的，而且也是为人民而创造的；有的说，在绝大多数传统剧中，缺点只是个别；有的说，戏剧遗产充满了“人民性”，没有什么封建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一片赞扬传统剧的合唱声中，汉阳同志的噪音是最突出的。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很多宣传传统剧错误的文章，这里只选择几个最能代表他的根本思想的观点来谈谈。

一九五六，汉阳同志发表了他对戏剧遗产的基本看法。他说：

“我们传统的东西是哪里来的呢？并不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它是‘封建统治’，是封建统治者搞的。封建统治者并不创造任何艺术的东西，它是人民创造的，只是封建统治者把它拿去享受，创造这个艺术的人民，轻视传统就轻视人民，不尊重传统就不尊重人民。”①

从这种根本否认封建艺术存在的观点出发，他一方面大力鼓吹发掘传统剧目，认为发掘传统剧目就是“继统”②，另一方面对于批判和改造传统剧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反感。他说：提到戏改，就会有群众想到什么戏，过来翻改一下，不改不过瘾。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有些戏我们根本不该有资格去改。③

他又说：

毛主席教我们推陈出新，现在是有翻有新的推陈不足，④不要把传统和古代截然分开，认为搞传统的只有那些老戏，向历史翻也是方向。⑤（引者按：汉阳同志一向是把历史和传统翻两个名称混用的。）

为了贬低现代戏，抬高历史剧，汉阳同志还不惜歪曲事实，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我们全国有二十多个剧团，一千多个现代戏，八十多个剧目（引者按：当时该剧团大部分是现代戏），但是它的影响不及《五更天》这个历史剧。⑥因此，汉阳同志号召我们要象考古学家对待古物一样对待传统剧目。他说：

我们要学周口店那些考古学家对待古物的细致态度。当他们找到一个远古人类头骨上落掉了一个小小的牙齿，这些同志就把头骨附近的土掘开去，细心的，一锄一锄的，花很长时间的工夫，才把一个牙齿齿落出来。⑦

汉阳同志关于戏剧的各种议论是十分荒谬而混乱的，但是从上而所引的一些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汉阳同志对传统剧的看法，这就是：

一、不存在封建艺术，传统剧都是人民创造的，不尊重传统剧就是不尊重人民，因而对传统剧应该全盘继承，不必改革，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改。

二、解放以后戏曲改革工作是十分粗率的，是推翻有余而推进不足。

三、历史剧（也就是传统剧）应当同现代剧一样，都是“方向”，甚至历史剧比现代剧更重要，作用更大。

汉阳同志的这些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创造任何的艺术的东西，它是人民创造的”，这种说法看起来好象很尊重人民，实际上是封建艺术打掩护，企图在“人民创造”的外衣下保存戏剧遗产中的封建糟粕。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财富，包括精神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只是说明劳动人民从根本上提供了创造精神财富的物质基础，这只是说劳动人民为劳动创造了前提。至于在社会制度上，一切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在封建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榨取了人民的血汗，制造了他们的文艺艺术，并且往往奴役人民创造的艺术，加以改造，变为巩固他们剥削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工具。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历史只是地主占有文化，农民占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他们的，是从农民身上掠夺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又说：“为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运动的，文艺是为地主的文艺，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艺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势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事情就是这样。拿我国戏曲来说，封建艺术不仅维护和篡改了封建阶级戏曲去“享受一番”，而且在近年的戏曲发展过程中，封建阶级为了适应自己政治上和活上的需要，制造了大量宣扬封建思想的作品。元杂剧、明代传奇、清代的京剧和地方戏中，这种作品多得很。慈禧太后还亲自主持改戏，按照她的意愿改编的戏就有一百多出。汉阳同志难道不知道吗？当然，在传统戏曲中，也有一些部分有某种反封建倾向，由此而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愿望的作品。但是，在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即使便是优秀的作品，也摆脱不了作为封建时代政治思想、封建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传统戏曲中存在着大量糟粕，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如果要按照汉阳同志的看法，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封建社会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不是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为封建的经济基础服务，而是掌握在

人民的手中，为人民服务。这是十分荒唐的。

替封建艺术打掩护，说好话，这是汉阳同志一贯的思想。解放初期，他在一篇论传统剧目的文章中就曾为很多坏传统剧，例如，他称赞传统剧目《秦香莲》中的因果报思想，说这“最与我们的新人生观有距离，却也可以帮助人家为善和对社会负责”。⑧他称赞京剧《百寿图》中的“福寿考”思想，说它“很合乎人类普遍的要求”。⑨他称赞评戏《马寡妇开店》，说这个移植的剧目“写得非常入情”。⑩他甚至基于同情叛徒的剧目《四郎探母》辩护，说杨延辉“毕竟还是‘思家多怀乡’之心”，“比那些替敌人作前驱向国进军的要可原谅得多”。⑪汉阳同志曾经大声疾呼：“不要丢祖宗”。他说：“硬把杨袍当精兵的，可能较少，但把杨袍当精兵割除，把‘小孩’和‘脏水’一起倒掉的不是没有。”⑫正相反，汉阳同志自己不就是把杨袍当精兵，把毒药说成是蜜糖来向群众贩卖吗？

汉阳同志从对戏剧遗产的错误观念出发，必然对解放以来的戏剧工作作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他认为戏曲改革是“推翻有余而推进不足”，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欺世和误导。

解放以来，全国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做了不少工作，使得毛本来源于古代的剧种获得了新的生命；使得许多被杨袍掩盖的传统戏曲，经过改造，放出了新的光彩；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和工农英雄人物登上了戏剧舞台。而汉阳同志却指责我们“推翻有余而推进不足”，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汉阳同志看来，传统戏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的人民同它脱不了干系，不能作任何改革，如果改革，那就是推翻它了。但是，第一，难道封建糟粕也不应当推翻吗？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必然的决裂”（《共产党宣言》）。不许可我们推翻旧的东西，就是企图以旧的思想来奴役我们，要我们匍匐拜倒在传统观念之前。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汉阳同志会说，他反对的是“推翻有余”，但是他提出这个反对的时候，正是一九五六年秋天，牛鬼蛇神在舞台上大批出场的的时候，也就是说，正是对封建糟粕“推翻”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汉阳同志却为推翻得太多了，这正好说明汉阳同志竭力要以维护的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二，所谓“推进”，究竟向哪里“推进”呢？向汉阳同志所主张的资产阶级方向“推进”吗？汉阳同志反对戏曲遗产同我们改造的资格都没有，既然传统的东西我们不配去改，那末，我们的舞台岂不全部成为原封不动的传统戏曲的天下，还有什么“推进”之可言呢？汉阳同志的戏剧主张里说得上什么“推进”，不明在竭力“倒退”吗？

无产阶级是要保护和重视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但是，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决不能象汉阳同志所主张的采取考古学家对待古物的态度。考古是从古物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因而对古物本身并不存在批判和改革的问题。继承戏曲遗产，是要使戏曲为今天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方法批判地继承它而不是要全盘继承，全盘保留。遗产的一部分是要保护和重视它的发展而被淘汰的，一部分民主性的精华是要按照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的利益加以革新和改造，使其符合今天的需要。对于需要改造的传统剧目，我们主张采取谨慎修改的做法，反对简单粗暴，但是首先应该对遗产去粗取精的革新工作，任何传统剧目都必须经过认真的检查和改造，才能在舞台上为工农兵所用。汉阳同志企图取消他的改造传统戏曲的“资格”，这是办不到的。他把戏曲工作同考古工作作比较，实际上是限制推陈出新，提倡复古主义，是要把传统戏曲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今天的舞台上。

汉阳同志不但不同意对传统剧的推陈出新，而且认为历史剧（也就是传统剧）比现代剧更重要，历史剧也是“方向”。这是文艺的方向的歪曲和篡改。

什么是文艺的方向？我们的方针只有一个，这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的戏剧只有为社会主义现代戏为主体才能正确体现这个方向。表现新的时代，新的思想，新的群众，新的英雄人物，永远是戏剧工作最重要、最突出的任务。优秀的历史和传统剧也是需要的，但是，决不应把历史剧传统剧的编演当作“方向”。汉阳同志的这种主张不仅是企图用历史剧传统剧来排挤革命现代戏，而且就是要排挤工农兵方向，代之以资产阶级方向。

大家知道，我国资产阶级对戏曲遗产不是加以翻新，就是加以玩弄和破坏，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认真的研究和发扬的工作。资产阶级的一些学人把戏曲说成是“野蛮的”、“落后的”，主张根本“废除”。资产阶级的官僚政客和本家们则按照他们的需要和口味，按照他们赚钱的目的来糟蹋传统戏曲。这便使得我国民族戏曲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内受到极大的摧残，濒于绝种的边缘。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当反对传统戏曲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革的时候，资产阶级却一变而成为戏曲遗产的“保卫者”了。这是为什么呢？资产阶级本来同封建势力有很深的联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必须受到封建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同盟军，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表现在戏剧舞台上，就是对封建的戏剧和资产阶级的戏剧联合，企图排挤社会主义戏剧，溶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果人们脑子里充满了帝王将相、封建道德、宗教迷信，那末怎么能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呢？资产阶级用封建戏曲来作为自己对社会上层的思想工具，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正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部分。不管汉阳同志怎么想，他的复古主义的戏剧主张，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 （二）汉阳同志贬低和排斥无产阶级革命现代戏，提倡资产阶级现代戏

一九五八年，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跃，文艺、戏剧界也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歌颂工人红旗和表现革命斗争的现代戏出现了新局面，形成了革命现代戏的高潮。社会主义戏剧战线上出现了大好形势，革命的现代戏工作都是：“好得很”⑬可是，那些站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右派却说：“糟得很”⑭

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是革命的人民占统治地位呢，还是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对革命现代戏是热情扶植，大力提倡呢，还是冷淡贬低，挑剔排斥？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戏剧方面的两个焦点。

在当时形势下，一些对革命现代戏心怀不满的人还没有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还要等待时机；汉阳同志却迫不及待地带头出来讲话了。就在一九五九年的新年，他在一篇题为《从首都新演出看出两条腿走路》的文章中，对现代戏的发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戏剧舞台上大量现代戏少演传统戏，就会产生三大恶果：

第一使传统戏整理工作因而松懈停顿，影响中国剧艺的正常的发展；第二使现代剧的表现形式脱离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因而脱离人民的好尚；三，新一代演员因为不需要追求艺术水准，不认真地钻研前辈艺术，这样必然会逐渐降低中国戏曲艺术水准，失去它的民族特色。⑮

在汉阳同志看来，戏剧舞台上多演一点现代戏，多创造一些工农英雄英雄，多宣传一些共产主义思想，就要脱离传统，脱离人民，降低艺术水准，阻碍戏剧的发展……真是罪孽深重！汉阳同志对于革命现代戏，是平等反感和鄙视啊！

汉阳同志给革命现代戏所加的“罪状”，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汉阳同志指责说多演现代戏少演传统戏会使现代戏艺术失去民族特点，从而脱离人民的好尚，这个指责根本不能成立。社会主义的戏剧当然应该具有民族特色。但戏剧艺术的民族化必

须服从于它的革命化。民族形式是用来表现革命的内容的，不提倡革命化而民族化，就会象汉阳同志那样以“民族特点”为借口，走上复古主义的道路。戏剧艺术应当表现革命内容，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命发展，而这些又应当通过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实现。这正是今天人民的好尚。近年来革命的现代京剧，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并没有“因而脱离人民的好尚”。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都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生动的、不断发展的东西。今天，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于工农兵生活的描绘和工农兵形象的塑造上，而不是依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来体现民族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戏剧舞台上出现的大批优秀革命现代戏，都是既成功地体现了现代生活，又大量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艺术特色。这样，戏剧艺术的民族特点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获得了真正“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如果按照汉阳同志的说法去办，不但不能使戏剧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必然会阻碍戏剧艺术的发展，使它走向灭亡。

汉阳同志指责说多演现代戏少演传统戏会使青年演员不学技术，从而降低艺术水准，这完全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对青年演员的嘲骂。汉阳同志只看到演传统戏需要技术，没有看到演现代戏更需要技术。只看到缺少技术演不好戏，没有想到思想、生活不提高更演不好戏。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包括青年演员，最需要的是什么？显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熟悉工农兵生活，如果缺少这两方面的努力，即使有了技巧也是枉然。大演革命现代戏，使戏剧工作者在思想和生活上不断提高的缺点暴露了出来，这就使他们迫切地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迫切地要求深入工农兵生活，技巧只有在思想、生活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正确深入发挥作用并得到提高。大演革命现代戏不仅没有象汉阳同志所加的造成了“降低中国戏曲艺术水准”的后果，相反，它促进了青年演员和所戏专与编演革命现代戏的戏剧工作者在思想、生活、技巧方面努力作到“三过硬”，促使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经验迅速积累起来，从而提高了并且还将不断提高“中国戏曲艺术水准”，这是无可置疑的。

汉阳同志片面强调民族特点，却只字不提时代精神；片面强调向传统学习，向前辈学习，却完全不提倡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他借口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的关键在于对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上，却完全不提革命现代戏的决定性作用。这同党的戏剧方针是根本对立的，这是力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无产阶级戏剧。

但是，革命现代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它们的出现是阻挡不住的，这就使得那些资产阶级戏剧家很不舒服。于是，他们又采取了冷嘲热讽，大泼冷水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现代戏。一九五九年，革命现代戏活动开展得更广泛了。总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这种缺点是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用满腔热情来帮助这些戏的编演者们克服缺点，可是，戏剧界的一些人却竭力去夸大缺点，向革命现代戏大肆攻击。他们指责舞台上出现的现代戏剧目是“成批生产”、“出戏”、“次货”，是“三类货”，提出消灭“次货”、消灭“三类货”的口号。他们丑化这些戏是“图解式的”、“形式主义的”、“旧套”、“脸谱化”……他们用蔑视老者的态度，提出苛求要求，企图否定新的革命现代戏夭折在摇篮中。汉阳同志恰恰又是这些人的代表。读一读汉阳同志折在摇篮中所写的剧评，就会发现，他对革命现代戏是没有热情的，经常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百般挑剔，大泼冷水。如果按照汉阳同志对现代戏的这种冷漠态度，同他对传统剧的羡慕爱戴对照起来看，那那种不叫今天爱古人、不爱工农兵而爱帝王将相的感情是何等鲜明啊！

列宁说过：“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伟大的创举》）以汉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新生的革命现代戏的贬低和排斥，正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阶级斗争手段。

也许，这样说不足以使汉阳同志心服，因为他可以说他曾经提倡过现代戏。那么，他提倡的是些什么样的现代现代戏？一九五六，他在上面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京剧现代戏生活时，对于“改良”京剧十分赞赏，说：“从辛亥革命一直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上海地方风光的东西，有好多并不是完全失败的东。”⑯在他看来，今天的一切，都是过去已经有的了。这仅认为“今不如昔”，而且是“以昔代今”，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改良”京剧来代替今天社会主义的革命现代戏。

一九六二年，汉阳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对解放前一出半殖民地艺术标本的粤剧《盛宣怀》，大加吹捧，说这出根据美国好莱坞电影改编的洋才子佳戏“真是大胆得很，穿外国服装，好外国表情和洋东子的结合得那样好，这很不可多得”。还说什么这些戏的演出“给观众输入了一些新鲜空气，帮助观众们打开了一条表现现代生活的途径”。⑰

从这个例子，汉阳同志所喜爱和提倡的是什么样的现代戏不是清楚了吗？请问汉阳同志，象《盛宣怀》这样的现代戏的东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鲜空气”，能为我们打开什么“道路”吗？难道不是正是这些东西使粤剧倒退到封建的码头吗？汉阳同志公然把排半殖民地垃圾堆里的脏东西捧出来奉为今天革命现代戏的“表率”，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艺术舞台是政治舞台的缩影。哪个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那个阶级就必然要求艺术舞台上表现自己，成为艺术舞台的主角。过去，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在戏剧舞台上是被歪曲被丑化的；舞台上的主人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今天，开辟了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把过去舞台上被排斥了的历史再现到舞台上。戏剧舞台以工农兵为主角，歌颂工农英雄人物，这是时代的呼声，这是人民的愿望。另一方面，失去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当然也不愿意退出艺术舞台，于是他们竭力阻止工农兵成为舞台上的主角，竭力阻止革命现代戏占领舞台主角。因此，提倡还是排斥革命现代戏，提倡革命现代戏还是提倡资产阶级现代戏，这不是一个小小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那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问题，是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是戏剧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汉阳同志贬低和排斥革命现代戏的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这里。

## （三）汉阳同志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工农兵方向

一九五七年，正当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汉阳同志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不一定只有具有部分之无产阶级思想的本本才可以“放”，资产阶级思想也有部分是可以容忍的。

原来汉阳同志生活来争去，实质上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来争去地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在党发展科学文化的不移的方针，这是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斗争为前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是一定会冒出来，用行政命令去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党的政策是让它放出来，然后同它进行斗争。任何时候，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资产阶级思想是我们斗争的对象，消灭的对象。汉阳同志却要求我们“容忍”资产阶级思想，虽然他说得很巧妙，但是我们只能“容忍”一部分”。但是，请问这一“部分”的限制在哪里？既然能够“容忍”这一“部分”，为什么就不能“容忍”那一“部分”呢？这不是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呢？

由于我们许多剧作者思想没有好好改造，在作品里出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是常有好事，然而这同“容忍”完全是两回事。戏剧领导的责任，正在于要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之所在，帮助剧作者努力改造。然而汉阳同志却叫我们“容忍”。不能不指出，宣传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容忍”，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他们实际上是要求无产阶级对他们的进攻加以“容忍”，而他们对无产阶级却决不容忍。汉阳同志与我们容忍具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可是对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现代戏，他就能容忍。这就清楚地暴露了汉阳同志究竟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为什么人讲话。

戏剧创作和演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最后不能不归结到要求取消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釜底抽薪，从根本上保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现。汉阳同志同我们在传统剧目历史剧问题上的分歧，在革命现代戏问题上的分歧，最后不能不表现在执行工农兵方向还是执行反工农兵方向这一根本的分歧上。

工农兵方向的明确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同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切工作的关键，离开了这一点，工农兵方向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尽管在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热烈拥护和努力实现工农兵相结合的情况下，许多反对者难以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仍然在这个问题上想方设法做文章，打马虎眼。汉阳同志也从来没有正面表示过反对，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在他最自私的感情流露中，他对同工农兵结合这一伟大思想是采取抵制态度的。

汉阳同志同工农兵和讲话中，很少宣传文艺工作者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我们并不要求他在任何文章任何场合都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汉阳同志作为戏剧界的一个领导人，在总结戏剧历史经验那篇文章中，总不应当把这一方向性的根本问题置诸脑后，例如他在《在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道路和展望》⑱《接受“五四”的精神和经验，创造社会主义新戏剧》⑲《要总结一下民主革命阶段的戏剧经验》⑳这样的文章中，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成立会上所做的关于中国戏剧运动发展过程的讲话㉑中，对工农兵方向或是或者不提，或者轻描淡写，把这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放在大量空想无聊的叙述上，或者按照自己的观点任意加以曲解。

汉阳同志不赞成或者不重视深入工农兵生活，是因为他有着自己对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的看法。最能代表汉阳同志对这一问题看法的，是他在解放后出版的《田汉选集》的《前记》中对于自己的描述。他说：

我出身贫寒农家，操练、打猎、水车、放牛、推磨干我都干过，对南方农村生活不太陌生，我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熟悉知识分子和工人，在上海住过杨树浦，靠近工厂；我在旧日抗敌时期有……访问团（引者按：这是指国民党军队的）的经验，也常常跟部队接近；因此，我写过工人，工人，士兵，写过知识青年……当然对部队所熟悉的我能描绘得比较具体，有根据，我所不太熟悉的就不免影影绰绰了。㉒

可以看出，汉阳同志是自以为早已同工农兵结合的。但是这同我们所说的同工农兵相结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是文学家艺术家，有出色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一切阶级，一切阶层，一切生活的情景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形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又说：“有些人只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后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世界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丢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他们的话听进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汉阳同志根本不了解自己过去过的是哪个阶级的生活，不了解自己的世界观问题，不认为自己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不检查自己是否离工农兵群众的缺点，却把他的生活经历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向我们兜售，这是企图用资产阶级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来顶替毛主席指出的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

汉阳同志总是美化过去文艺工作，并且想用过的一套去改造今天的文艺。一九五九年，他在《接受“五四”的精神和经验，创造社会主义新戏剧》一文中说：

我们更应该坚定走延安五四以来文艺与群众结合的精神和成功经验。㉓

一九六一年，汉阳同志在《要总结一下民主革命阶段的戏剧经验》一文中，又说：

我们应当总结一下民主革命阶段的戏剧经验，来改造我们当前的工作。㉔

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五四以来文艺与群众结合的精神”呢？关于五四运动，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涉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文艺同群众结合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而汉阳同志却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他自己早已“与群众结合”了，所以他要我们“总结延安五四以来文艺与群众结合的精神和经验”。

什么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戏剧经验”呢？这是指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工作经验。这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戏剧工作，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戏剧工作者没有同工农兵结合，那时作品的绝大部分，包括旧文艺作品，还充满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正是需要克服的缺点，可是当时文艺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汉阳同志却竭力夸大二十、三十年来戏剧的作用和“成功经验”，并且要以这个时期的“经验”来“改正”今天的戏剧工作，这只能意味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改造无产阶级东西，使今天的戏剧回到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的讲话。一句话，就是取消周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取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汉阳同志既然否定文艺方向，就必然否定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汉阳同志要求“以党代不”，要以他所总结的二十、三十年代“的戏剧经验”来“改正”今天的戏剧工作，实质上就是要把汉阳个人的领导来代替党的领导。汉阳同志在他的文章和报告中，一再而再地把他自己的社会主义戏剧观来描绘一团漆黑。他说，解放以来的戏剧工作出现“偏激”，遭受“失败”；他说我们在条件好，但是创作质量低；今天戏剧剧团的锻炼，戏剧事业的发展有“不健康之处”；今天我们的戏剧运动有“关门”的缺点；㉕今天的戏剧摄影工作者“眼高手低”，㉖总之各方面都是“今不如昔”。所以可以说，是由于他不赞成戏剧，是党外行，因此他大声疾呼：“这样由外行来领导内行，是很危险的！”㉗在汉阳同志看来，只有他才是“内行”，是懂得戏剧的，因此，只有他能领导戏剧。于是，他就以戏剧工作者的“代表”自居，要求为“为民请命”。一九五六，他周游各地，到处煽风点火，随即发表《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演员的生活》㉘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㉙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歪曲事实，对新老社会和党的领导大肆污蔑，鼓动戏剧工作者起来反对新领导，脱离党的领导。当时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正在向党进攻，因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汉阳同志的党外行在各地的活动，正好同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解放以来，汉阳同志对戏剧运动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一整套主张，这就是：对传统剧遗产提倡无批判地全盘继承；对革命的现代戏剧极力加以贬低和排斥；拒绝同工农兵相结合，否定工农兵方向，取得反对封建的领导的。这套主张形成了一条同党的戏剧路线对立的资产阶级戏剧路线。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下转第六版）

